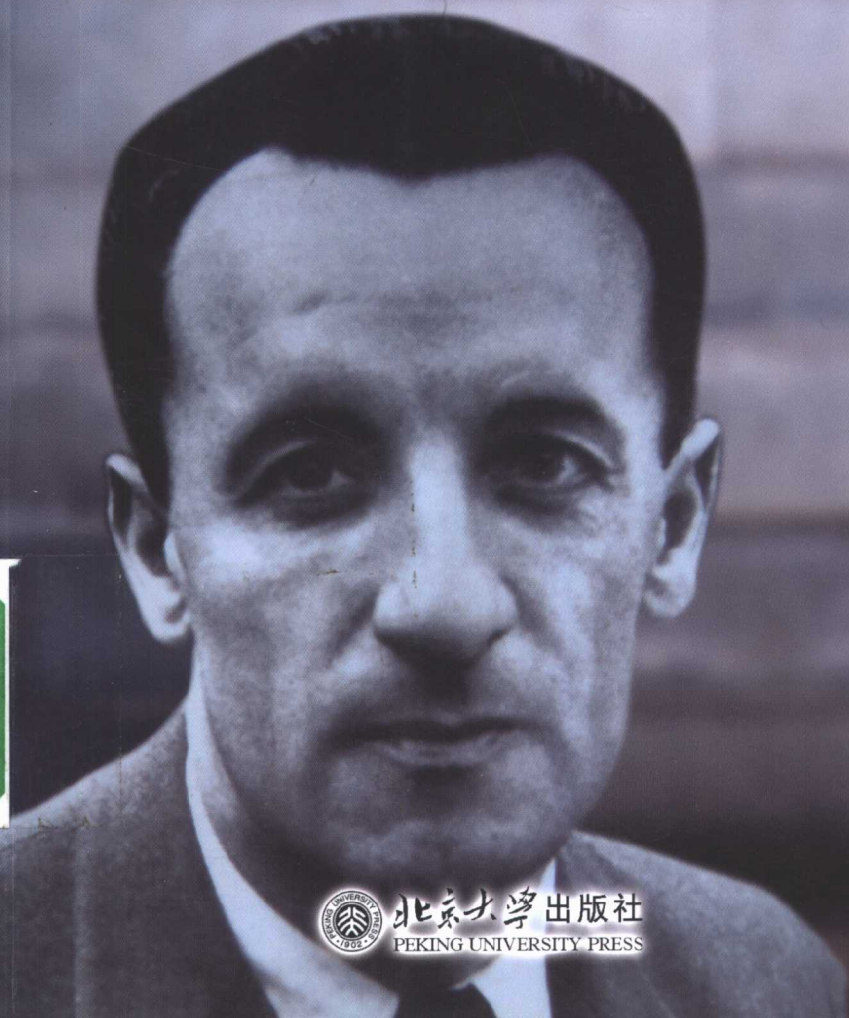


模糊暧昧的哲学

——梅洛-庞蒂传

【法】安德烈·罗宾耐 著

宋 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 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模糊暧昧的哲学

——梅洛-庞蒂传

[法]安德烈·罗宾耐 著

宋 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模糊暧昧的哲学:梅洛-庞蒂传/(法)罗宾耐著;宋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20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ISBN 7-301-07381-X

I. 模… II. ①罗…②宋… III. 庞蒂, M(1908~1961)—评传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0869 号

André Robinet

MERLEAU-PONTY sa vie, son œuvre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3

书 名: 模糊暧昧的哲学——梅洛-庞蒂传

著作责任者: [法]安德烈·罗宾耐 著 宋刚 译

责任编辑: 初艳红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381-X/B·028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4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3.375 印张 89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00 元

总 序

20 世纪的法国思想界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从 19、20 世纪相交时的柏格森到二次大战前后的萨特、加缪、梅洛-庞蒂等 3H (指黑格尔、海德格尔、胡塞尔)的一代,从 60 年代前后闻名的福柯、斯特劳斯、杜梅泽尔、拉康、罗兰·巴特等怀疑的一代,以至晚近的解构思想的代表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还有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思想大家巴什拉、利科、勒维纳斯……尽管他们的思想、经历、理论旨趣相迥各异,但他们却共同继承了法兰西人文精神传统:他们那样热切地关注着人的现实,关注着人的命运与未来,探求着解释“人”这个千古难译之谜的道路……变换更迭的几代思想家与历史文化息息相通,他们是各自代表时代的象征。

《20 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些思想家生活、思想、经历的真实记录。一些著名作家、记者、评论家撰写的这些传记为我们描绘出伟大思想家们的生动形象,告诉我们他们那些深刻而又富于魅力的思想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同样也告诉我们:在动荡不安、风云变幻而又总是欲求和平的 20 世纪仍然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追求看来并非“有用”却极崇高的东西。为着这“无用”又“无功利”的信仰,他们苦苦探索,历尽心灵的种种磨难,宁愿付出任何代价,给人类文明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站在 20 世纪末的世界来说,这一切愈发显得重要。须知,了解这些思想家,对于真实理解他们的思想,对于深入研究、认识 20 世纪的西方,对于更深刻地思考我们自身该是多么“有用”。

杜小真

1997 年 3 月 1 日

目 录

生平.....	(1)
哲学.....	(3)
知觉行为之形成.....	(6)
知觉分析	(12)
知觉与历史的厚度	(23)
“知觉”向“视觉”的过渡	(32)
可见与不可见	(42)
著述:书文总目.....	(51)
节选	(61)
1. 纵向辩证关系	(61)
2. 知觉问题的辩证提法	(64)
3. 对知觉的现象学深化	(69)
4. “我思”即超越	(74)
5. 时间性	(78)
6. 自由	(81)
7. 历史厚度	(85)
8. 他人,吾身之身	(89)
9. 言与默	(91)
10. 对笛卡尔的忠诚与叛逆	(95)
参考书目.....	(100)

生平^①

莫里斯·梅洛-庞蒂 1908 年 3 月 14 日出生于法国滨海罗什佛堡省。在完成中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他于 1926 至 1930 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并于 1930 年通过了教师资格总考。1930—1931 年服完一年的兵役之后,他被任命为博婉高中的哲学教师,在那里任教至 1933 年。

1933 至 1934 年,他任职于国家科研经费总局。1934 至 1935 年,又于夏特高中重执教鞭。1935 年被提名为高等师范学校助教以后,他在位于乌尔姆街的母校任教到 1939 年。之后他加入了炮兵五团,在 1939 至 1940 年间投身抗战。从 1940 到 1944 年,他再次担任哲学教师,在卡尔诺高中执教。在这段动荡时期,他与抗战组织有相当密切的联系。1944 至 1945 年间,他负责主持卡尔诺高中毕业班的哲学课务。

1945 年,他提交了两部哲学著述:《行为结构》与《知觉现象学》,取得了文科博士学位,并一举成名。

同年,他晋升为里昂大学副教授,并于 1948 年 1 月 1 日正式

① 关于梅洛-庞蒂的生平,可以参阅:梅洛-庞蒂自己在《符号集》的前言当中谈及他与倪赞(Nizan)、萨特等人关系的段落,萨特发表于《现代》杂志的一期纪念专刊上的《活着的梅洛-庞蒂》,冈底亚克(Candillac)发表于《哲学评述》上的《为了记忆》。(详见参考书目)

升任该校教授。在这几年当中,他还负责主持他与萨特共同创办的《现代》杂志,并发表了两部文集:《人道与恐怖》以及《意义与无意义》。

1949年,他应聘任教于索邦大学,担任心理学与教育学讲座教授。1952年,当选为法兰西公学院院士。1953年1月15日,他在开席讲座上宣读了后来发表时题为《哲学颂》的稿子。他在该学院的讲学工作一直延续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天。1961年5月3日,他猝然逝世于巴黎。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逐渐疏远了《现代》杂志,发表了《辩证法之历险》一书,并将此间发表的短文结集出版为《符号集》。他同时还在准备一部与他1945年的论文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著述。

这些便是这位哲人从外部看来颇为整饬的一生当中所包含的几点基本内容。梅洛-庞蒂的生平传奇还是要在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找。

哲 学

“我试着要向你们译解的这个东西更为神秘，它与存在之本盘根交错，与感觉不可辨析的源头水乳相融。”塞尚的这句话，梅洛-庞蒂引用得如此频繁，以致我们不由得从中看到某种解启他自己思想的指南：究竟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哲学作品是要尝试译解一个预先感受到的、不可分割而至多只可意会的谜。只有当我们将形而上思索的使命贬低为一个知性任务时，当我们只求在一个完全抽象的思维空间中散布种种推理、判断，而一心只望成就什么理论体系时，哲学的意义才可能发生问题。一旦哲人决定回应“将生世界”之召唤，一旦他醉心于“根”、于“源”、于“太初”，一切不涉人之形而上体验的纷纭不休就都顿失其光。“莫知其名”仍旧是那个神奇的“东西”最震慑人心的特征，而存在便深含着存在的理由。可究竟这个“东西”是什么，以致其自身的根源与试图解读它的“言论”也交错纠结呢？“有”则有矣，而“有”的这个“东西”还得说出来才行！也许是对世界的某个印象，也许是一缕思绪的表白。

一位哲人，无论他对其作品要揭示的那个“东西”一开始是如何之清楚，他这第一眼所见也必不是一个整体之布局，甚至也不是一些主线，而至多不过是几缕思想的头绪，在反复思辨之下方可引出某种世界观来。思考中的哲人与付梓定形的文章之间的这种差距，尽管使他思想的外部形状日益明晰，但其中所昭示的是一个更

重要更深刻的本源性差距,而且这个差距还会不断加深。存在总在逃避试图明辨它的思想。哲人,既然自称要做存在之译者,便应当永远做一个“初学者”,不断地加强自己对自己所寻找的那个“东西”的信念,但又永远不把它简化成所谓的“定理”。哲人只是一再徘徊于其自我与其作品之外。沉思的理性,立下可听之言时,切不可屈服于表述自己的概念。与此相反,它应当返身于思考之前的那个境界,回到那个令存在与万物之普遍本性、与听来奥妙神秘却不断扩生的人世交流一脉相连、息息相通的玄妙世界里。

何谓“已在”?是独处天地间的玄想?还是世界存在之伟大?或是视线之交会?是某种本性、精神还是上帝?要不,人是不是应该不求明辨,甚至不当提此愚问?可不提出它来,这个问题不就会无处不在而挥之不去了吗?我们永远不可能听到梅洛-庞蒂的最终答案了。其思想的交响戛然而止;它自有其章回、韵律、节奏;但由其最后一笔,我们看不到其完结。我们可以说他在走着,可以讲讲他的路经历了哪些步骤。面对这“不尽之玄言”,人人自可发其冥想,或吃其梦语,或参其深意……所有的大作都会是不完整的,不讲人情的死亡必然把它们固定在某一状态之上。但是作品栩栩之真身却还在继续发生着作用,我们仍然有第二次机会。历史保留下来的梅洛-庞蒂的每一篇文章都在不断地开启灵思;其言论在渐次明晰的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是:从行为之外壳到存在之核心,一条精微切实的思想路径。它标示着其哲学酝酿所经历的那条满布艰辛、无限上升的求道之途。

梅洛-庞蒂对他自己的思想变历、对先哲前人独到的思辨渐次丰富的过程都一直是非常注意的。所以我们的介绍,再简单也不能删除那些颇能说明问题的细节。言与言之间,语气在变。这种变化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脱形于思考中的哲人当下之时间性。

思想是不会两次游身于同一条河流的。一位作者的一生,尤其是当它中道而止时,恐怕来不及标出其中每一个会心之处;来不及记下他这一生之中,序与跋之间,那些世界仿佛也被悬置了的美好时刻。

知觉行为之形成

即使说昭示了“本源信仰”就已经清醒地把什么都宣布了，我们还是要把话说得有理有据才行。梅洛-庞蒂的哲学在根本上正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它张挂在存在与存在之万物之间，既不肯失于“太一”又不愿失于“人”。

自下而起，人的注意力便落在“万物之本性”上，以为万繁物事比连成列，其间当有一种必然性的或是目的性的因果关联，仿佛关于世界的知识真的可以自成一体而无须人的意识去参与一样。科学与人类其他知性的附属学科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迷人的答案。在其自立的范围当中，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充分的，但在对人所经历的行为或生存的理解上，这份答案真假几何则有待认证。行为，乃是人与世界在论争，在申述。生理学、神经生物学、动物心理学与变态心理学所提出的许多已成传统的概念，看上去虽是令人目眩，但细察之下，却又散若石沙，把抽象与具体、基本与复合、累积与整体之间的裂隙越拉越大。譬如就本能反射来说，各种联系之循环性、相互依赖性，以及其中所谓的那个绝不能简化为各组成部分之总和的“结构”是否存在，都成问题。反射行为的总体形式与构成了所有具体生命反应的任何一种特殊成分——刺激源、刺激点、路径、反应等等——都没有关系。要想理解最基本的行为，就只能首先放弃机械性的因果论和几何化的空间观，转而寻求“与动物自身相连而直若其躯体之一部分的那样一个空间”（《结构》，第33页）。不错，反射是“存在”的，但它不是生命科学上那些单一的、通过组合可以重复的素材。那些在实验室里、在人为条件的刺激下被记

录下来的支离破碎的行为,我们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完整意义上的生物反应,专家的工作模式在其中起了太大的作用。生命科学的目的在于把握生命的“生”之所在,而不是要想像什么基本反射的组合重叠,或者在此路不通时,跑去大造什么神秘的“生命力量”。

“格式塔”(Gestalt)理论辟出了一条解谜之道,而且可以避免哲学思辨落入意识与本性、灵魂与躯体一类的传统二分之巢穴。将“格式塔”这一形式系统解释为一种“结构”,又不确定内涵“意义”的作用,这有助于推动对生命的认识。“结构”意味着主体与客体、呈现与视觉、低等功能的机械性与高等功能的意向性都同时存在。这一阐释要求我们不去把“形式”的概念树为绝对,看成什么自在的原子或理念。“形式”不是一个抽象体:它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描述模式,可以有效地参与生命现象学的研究,按存在万物类别的划分来表述行为实践的先决条件。“形式”这一得自黑格尔灵感的概念表达了灵魂—躯体行为不可分割的辩证一体性,由此,得者与予者、主体与客体都互为根源。

再者,过于先验主义的思维态度往往只顾探求“所指意义”,将躯体简化成了意识的对象。“结构”这一概念则既超出又包含了“所指意义”的概念,因为其中增加了一份不依靠“能指”即可独自成立的意义,而同时这一意义又已经“存在”于经验事实的根本纠结当中了。各种形式实现了“天性与理念之间的辩证综合”,它们是“各种力量的集合,势处平衡或恒动状态,以致单就其各个部分来说,没有任何可独自成立的法则可言,每一分子的大小或方向都取决于一切其他的成分”(《结构》,第183页)。“在格式塔这个我们引为起点的概念当中,其深刻之处不在意义这一点上,而在于结构,在于思维与存在那不可析分的交合之处,在于令各种素材的意义油然而生的那种偶然组合,在于那即将生成的合理性。”(《结构》,第280页)“精神身临此世”,要讲述自己的原生经历,是不能满足于躯体或灵魂一类的字眼儿的,因为在一起一承之间,它并

不以为自己是灵魂或是躯体。二者经验事实上的结合是“建立在一个本原性操作过程之基础上的，这一过程将意义放进物质残片，使之居于其中，显于其外，存于其间。回到这一结构，回到这样一个根本事实上，我们便可以同时理解灵魂与躯体的区分与结合。”（《结构》，第 285 页）而这个经过辩证包装之后的“形式”则显现出一种完全是现象学的韵味。事实上，“如果说‘格式塔’这个概念可以让我们理解许多的事实，在经验层次上它是有效的，那它必当具备其现象学之真理性，如果追思到底，它应当会给现象学带来些东西。”（《人的科学》，大学资料中心 CDU，第 37 页）形式影响了本质直觉：它成了心理学与现象学重归于好的转机与接口。

对行为的各个不同层次的分析可以证明上述总体观点。行为的结构在任何一个层次上都不可能分解为一块由不同成分组成的拼盘。知觉形式游移于外形与背景、动机与目的、尝试与谬误之间，使我们看到知觉者是在调动着一大群不同的解决办法以求完成同一项计划。在反应能力较低的层次上，行为是按照一些“混沌形式”来组织的，有机体囿困于自然界限之中，本能地被拉到物质之中，其适应余地也非常有限。在中级层次上，是一些“可替代性形式”，使用一些建立在某些独立结构上的信号，不以所遇物质材料为转移，而是按目的与工具的依赖关系，在一种体会为真的情境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式的结构，直到的确成了真实情境为止。在高级层次上则出现了一些“象征性形式”，符号能直接表示刺激源本身；这种行为能超前预知并参与自己的未来，将反应颠覆成了能力：“在这儿，行为不再只是有一个意义，它自己就是意义。”（《结构》，第 165 页）但是，无论是说到哪一级，形式始终是一个“混合体”，既非躯体又非意识，既非必然联系又非指示意义。

行为这种层进式的纵向结构使我们得以描述“经验的不同区

域”或是“序列”。通过一个三重替换,我们可以断定梅洛-庞蒂的这些早期思想所含的形而上视野乃是向契机主义进发。一方面,规律只能在一个事实上的结构中方可找到:“规律在根本上并不是一些有某种力量的实在物,统领着现实;用马勒伯朗士的术语来说,它们是光而非力。”(《人的科学》,大学资料中心,第30页)结构和规律乃是两个辩证的时刻,而不是两种存在之潜力。跟规律一样,结构也不是什么可以决定历史进程的“真实力量”(《结构》,第192页)。另一方面,“原因”这个概念,最好还是用“契机”来替换:既然刺激源对有机体所谓的“作用”只是体现了这一有机体的内在规律,那么我们就无法给这个作用确定一个“时刻”。因为问题并不在于要建造一个“自然形上学”,而只是要给有机体与环境、知觉与世界的关系“按它们理当所是去命名”。行为只是“一些已具肉身的辩证关系”,因而摒弃了唯物论、天然论、泛灵论或是纯粹论的可能。最后,对“序列”这个概念的引入,则完成了这一契机主义思想的整体布局,调动起一些远距离的可逆转型关联:一些灵活又定向、相互依赖而非因果相连的机动关系。对“原因”这一概念的批判在梅洛-庞蒂这儿跟在马勒伯朗士那儿一样,结果就是要使用“序列”这个概念。

“序列”这个概念的好处在于能够不把现实分割成不同状态或是界别,而仅仅是标示出一些“意义层”。“物理序列”是由一种依照一条有前有后的、量化的、有着确定地理位置的因果关系的力量系统组成的,它以“片断的完整个体”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趋向于一种与运动相对的静止状态。“生命序列”,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序列”,则彻底地调动起个体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向一种心理的而不是物理的背景开放,在一些具有多种功能的关系中得以体现,包含了劳动和交换系统,以及源于其“意义一体性”的超前性与超越性。“人的序列”这个真正的象征性序列,或者说精神领域,不能以“生理”和“心理”的关系来加以准确地

描述,而只能看作是“行为”,是意识与自然之间的中介“体”。知觉的世界在其中担负起了现实的意义问题,它始终与其他相关主体处于一种开放状态,并通过言语得以表述,进而确立一个意志的秩序。穿透这些无穷空间的终极目的性,使每个符号因其所属序列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意义,而其意义却永远不会归功于“世界向躯体”或是“躯体向灵魂”的过渡性因果作用。(参阅节选一)

这些“契合现象”(《结构》,第 296 页)构成了知觉行为的本质。因为这种行为是“一个具体的主体活生生的辩证运动,它参与到了这个主体的总体结构之中,因此其原始对象并不是‘无机固体’,而是其他人的行动”(《结构》,第 224 页)。有知觉的躯体并不是在一个确定的广延范围中可以孤立出来的一块空间,即所谓 *partes extra partes*,也不是中介或工具,更不是上天之灵魂的参照中心。我们的知觉“是以一种不可分割的方式作为‘自在’之物,就是说作为像是具有一个我永远挖掘不尽的内在世界的东西,而为我们所感知的,但同时又是‘为我’的,就是说它是通过其即时所显的外观真正为我所感的”(《结构》,第 253 页)。我的躯体超出了我,在自然中铺展开来,客体对象起了变化,实实在在地侵入了我,主体迷失了,然后只是作为意义才找回了自己。人是活在一个“经验的世界里的,在一个相对于物性区分来说当属中性的环境中,在有机组织、思想与广延空间之间,他与万物、与物体和他自己的身体进行着直接的交流”(《结构》,第 256 页)。在这个经验的世界中,行动,或者说灵魂相对于躯体的因果关系,是在一个高一级的层次上所描述的存在;而被动性,没有解释的可能,只能当成一种可以简化为低等行为之机动关系的存在来加以理解。“意义”不再喻指一些“潜力”,而是在表述对行为理解的不同程度。知觉经验的契合性就是指这个,它允许我们说知觉是达到了事物本身的,因为它“给出”了一个相当有组织结构性的世界。是有一些“完全如我所见的”东西存在。契机思想或者说前定和谐成了人类意识的内在实

情。(参阅节选二)

这样一种存在哲学的计划,现实主义或是理想主义都是没资格参与的。就连柏格森那种“精妙的生命论”都不能被接纳(《结构》,第 213 页),因为他的“纯粹知觉”这个概念本身就没有实在性。《行为结构》中潜在的本体论所暗设的那个有机世界的“逻各斯”,意味着每一个组成部分只能相对于其他部分、相对于整体才可能得到解释。哲人,面对自然,只是任由自己的视线往来于自然在他面前显现的各种不同方式之间而已。他的身体是深深地连接着这个自然的,而其知觉也只是一道自以为在俯览一切的视线在这“存有”之大质当中敲凿出的不同层次之一罢了。

知 觉 分 析

一位哲人，一旦介入了这将生之知觉，便理当坚持做个“永远的初学者”了。天下没有什么本质与其在存在中的定位无关，没有一种超越可以不顾及“已然在此”的世界，没有任何精确科学能够脱离其历史支点。存有、内在、不思。描述型的现象学，若事关存在，便不会把知觉视作一种科学或是一项举动，而是要把它理解为一切实行出现其中，一切知识昭示其上的那个根本背景。“惟一存在的逻各斯就是世界本身，哲学并不先是一种可能的东西。”（《知觉》，第15页）哲学要么就在现时实际地存在着，就跟支撑它的世界一样，要么就不存在。现象学世界并不是在解释一个先在的、与现时存在之建构毫无关系的东西，仿佛要说明一种实现与否都不紧要的真理。在“知觉现象学”阶段，做哲学，就是重新学习看世界，回到事物本身。

对经典知觉理论中的行动模式所进行的分析表明，它们所说的“功能”都不足以“解释”进入我们知觉中的全部现象。心理学由于承认并且高估了“感觉”的意义，又把“有机体”看成是一种传输工具，独立于中心表达，所以完全没能抓住意识切入世界的那一关键时刻。感觉其实已经参与了“意义”，有了一种“意思”。对任何一个意识来说都从来不可能有“纯粹的感觉”，像没有天空的蓝，不带焦躁感的红。感觉始终是在一种“境域”之中，在背景/形状、主体/客体这种关系当中得到理解的。性质是自动地在被阐释，这些阐释的清晰与确定程度或高或低，其中容许有暧昧成分和差异的存在。“最基本的事情便已经有了一层意义，高级功能只是采用并